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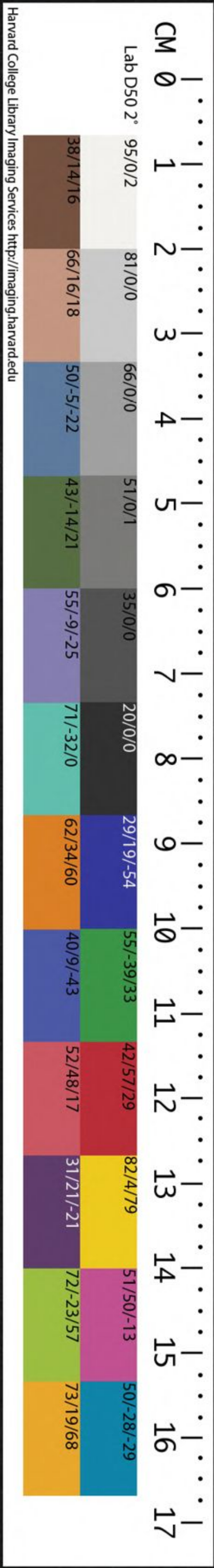
伍本

T 882/313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AN 23 1934



六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四書古人與林卷之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新安江 永慎修新編

大夫部下

子產

論侵蔡有禍

左襄八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

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

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挾書安衆

童子言焉將為戮矣自是楚晉屢伐鄭

又襄十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

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

四書古人與林

卷之十一

大夫部下

子產

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子孔欲使諸大夫皆受執政之法。爲卿。又襄十九鄭殺子孔。使子展對晉徵朝。又襄二十三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其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

君見於嘗。耐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少正卿官。晉鄭同姓。故曰。吾臭味。差池不告。范宣子輕齊也。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告范宣子。輕幣。又襄二十四。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毋令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

挾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浚取也。伐陳數俘。又襄二十五。初陳侯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子美獻捷對晉。又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獻捷對晉。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

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受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問政。然明。又晉程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鄭問政。然明。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辭邑。又襄然明名蔑。前年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辭邑。二十

六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入邑  
 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  
 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位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  
 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  
 產其將知政請印堇父又楚子秦人侵鄭印堇父與  
 皇頡戍城麋楚人囚之以獻  
 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犬叔為令正以為  
 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  
 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  
 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爭更幣從子產  
 而後獲之令正主作辭令之正受楚獻功大名也  
 以貨免之小利也故犬叔辭不得堇父更遣使執幣  
 用子產辭乃得之不禦寇又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楚  
 傳言子產善辭  
 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  
 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

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  
 不禦寇楚師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  
 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釁動嗇貪七子賦  
 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好勇貪名之人七子賦  
 詩又襄二十七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  
 也請皆賦以卒君賜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武  
 也請皆賦以卒君賜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武  
 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為當之伯有  
 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非使人之所  
 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  
 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犬叔賦野  
 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  
 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  
 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隰  
 桑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舍不為壇又襄二十  
 趙孟受卒章欲子產之見規

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  
 適四國未嘗不為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  
 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  
 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  
 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  
 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  
 其不足行其政事其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  
 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  
 以昭其禍所以告子  
 孫無昭禍焉可也  
 吳公子贈答  
 子札聘于鄭見子  
 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  
 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禍不  
 然鄭國將敗吳貴縞鄭貴紵各裨諶言將知政  
 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  
 禕諶言將知政  
 禕  
 與叔向論駟良  
 又襄三十一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  
 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

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  
 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懷子  
 哲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葬伯有酒子哲以駟  
 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葬伯有  
 又鄭伯有者  
 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推亡  
 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次侈故不免人謂  
 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  
 敵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  
 之不及謀而行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  
 自止之子產入受盟于子哲氏伯有晨入駟帶率國  
 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  
 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槌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  
 諸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  
 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時謂子哲直三  
 家疆徒黨也子產  
 子皮授鄭  
 又鄭子皮授子產政辭  
 言不以駟良為徒  
 子產

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  
 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賂伯石邑。  
 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  
 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  
 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  
 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  
 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  
 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  
 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  
 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  
 位，畏其作為政。  
 亂故寵之。為政，有封洹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  
 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國都及邊鄙車服尊  
 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廬井使五家相保，  
 復豐卷。  
 而己。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  
 復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結

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  
 其田里及其入焉。請請於公，不沒入也。入謂田里  
 所收。輿人誦。輿人誦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  
 入。輿人誦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  
 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  
 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奢侈者畏法，故  
 畜藏。壞晉館垣。又襄三十一，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  
 衣冠。壞晉館垣，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  
 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  
 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  
 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閥，厚其墻垣，  
 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  
 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  
 何以其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  
 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逢執事之不閑，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

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  
 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  
 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  
 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廢繕修司空以  
 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旋  
 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  
 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畱賓而亦無  
 費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  
 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  
 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  
 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  
 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  
 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  
 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  
 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

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  
 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  
 矣辭之釋矣民之擇能而使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  
 莫矣其知之矣以如楚過鄭印段廷勞  
 于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  
 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  
 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  
 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  
 彈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  
 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謹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  
 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  
 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謹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  
 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于大叔使行之以應不毀  
 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不毀  
 鄉校又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  
 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



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  
 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  
 作威以防怨豈不遠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  
 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  
 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  
 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論尹何為邑又子皮欲使尹  
 于產不仁吾不信也何為邑子產曰  
 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  
 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  
 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  
 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  
 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  
 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  
 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  
 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

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  
 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  
 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  
 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  
 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  
 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  
 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  
 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  
 能為辭眾逆女羽詳子放子南左昭元鄭徐吾犯之妹  
 鄭國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  
 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  
 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  
 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  
 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適子  
 南氏子皙怒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執戈逐之擊之  
 以戈子皙傷而歸大夫皆誅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

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有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放游楚。

于弗討子皙。又鄭為游楚亂，故鄭伯及其大夫盟。罕吳。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討之，恐亂國。

論晉侯疾。又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曰：寡君之疾病，小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土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駘能業其官，宜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痛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壺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

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所未之聞也。此皆知然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楚靈數年後合諸侯** 又楚靈王即位，鄭游吉如楚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次侈

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殺子皙 又昭二鄭公孫黑將作亂

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殺子皙

而子產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遠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不

速死，大刑將至。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

助凶人乎？請以印為楮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

死，司寇將至。子皙縊尸 **相鄭伯如楚** 又昭三鄭伯如

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又昭三鄭伯如

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知晉許楚諸侯 又昭四楚

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又昭四楚

如晉求諸侯，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

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

來者，其魯衛曹邾乎？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

人同欲。 **會申獻禮** 又楚子合諸侯于申，王使問禮於

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作邱賦** 又子產作邱賦，國人

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鑄刑書，又昭大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閉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法，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勸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竝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

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亂獄豐滋，賄賂竝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辟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子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立謗政，作邱。對黃熊，又昭七子產賦也。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對黃熊，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私焉，曰：寡君寢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熊獸名，亦作能。一歸州田，又子產為豐施歸州音奴來反，三足鼈也。歸州田，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吾子為政而

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  
 六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  
 為請。宣**立伯有後**。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  
 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  
 壬子。駟帶卒。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立公孫  
 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  
 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  
 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  
 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  
 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  
 生。魂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  
 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  
 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  
 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  
 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

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公孫洩子  
 孔之子。良止。伯有子。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  
 民。故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對晉問罕朔之**  
 之後者。以解說民心。用物謂權勢。

**位**。又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罕朔殺罕黈。奔晉。韓宣  
 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  
 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  
 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  
 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謂子皮喪**  
 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焉用幣**。又昭十。葬晉平公。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

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  
 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子皮盡  
 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  
 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

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知晉不能救蔡。又昭十一楚師于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是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楚必亡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不毀游氏廟。又昭十二鄭簡公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詰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塲，弗毀，則日中而塲。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塲下棺，又作窆。幄幕九張。又昭十諸侯于平邱，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

如之。傳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又甲戌同盟于平邱，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張幄幕。傳言子產每事敏於犬。平邱爭承。又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承貢賦之次也。鄭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又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令諸侯藝貢事禮也。哭子

皮又子產歸聞子皮卒哭且曰吾怒富子諫又昭十  
 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  
 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閒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  
 適縣閒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  
 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  
 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  
 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  
 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  
 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  
 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  
 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  
 祭有職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  
 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  
 無刑罰也子又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不與玉環  
 寧以他規我子諫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

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犬叔子羽謂子產曰韓  
 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  
 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鬪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  
 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  
 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  
 弗與也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喻之難立而無令名  
 之慮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  
 位之患夫大國之人合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  
 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  
 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  
 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  
 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  
 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  
 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  
 諸商人商人曰必以鬪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  
 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

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母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昔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命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徵二罪敢辭之餞宣子賦詩又鄭六卿餞宣二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養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蘼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既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皆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

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弗讓火又昭十七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以拜

日火若我用瑾畢玉璜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也畢玉爵也璜勺也欲以讓火又昭十八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國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

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

亦不火政又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復火

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

子公孫子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

子寬子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

子寬子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

子寬子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

子寬子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

子寬子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

子寬子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



祝史徒主祀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元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不毀大叔廟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

又子產為火故大為社被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道而怒之余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對晉責登陴又火毀於北方言其仁不忍毀人廟對晉責登陴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誇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孰

事擱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對晉問立駟乞又昭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對晉問立駟乞又昭鄭駟偃卒于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爭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邱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

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龍鬪弗榮。又鄭大水  
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龍鬪於  
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榮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  
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  
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論政寬猛  
又昭二十子產有疾。謂子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  
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疾。數月而卒。犬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  
於萑蒲之澤。犬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  
兵以攻萑蒲之盜。盡殺之。盜乃止。仲尼曰。善哉。政寬  
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  
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  
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  
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練。不剛不柔。布政

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鄭人悲泣。史記鄭

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循吏傳。子產治鄭  
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

乎。民將安歸。家語。子產死。鄭之人。丈夫舍玦。  
佩。婦人舍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孔子兄

事。家語。子貢問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  
事問。夫子所以與之者。子曰。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

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敬敏。故吾皆以兄  
事之。按。夫子嘗適齊。宜與晏子相見。若子產卒於

昭公二十年。是時夫子未遊歷諸國。安得稱眾母。仲

兄事之。蓋心敬禮子產。而傳者失之耳。燕居。子曰。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家

語。子游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  
曰。惠在愛民而已。曰。愛民謂之德教。何善惠哉。曰。子

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產以所乘之  
四書章句 卷之六 子產

與濟冬涉者。春秋卿大夫未能及。公十二年為卿。明是愛無教也。年得政簡公立三十六年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有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族。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欲。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邱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焉。

### 裨諶

知鄭禍未歇。左襄二十九。子皙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

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終。知政必歸子產。又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諭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矣。不然將亡矣。位班。子產位。能謀。又襄三十一。裨諶能謀。謀次應知政。戾定也。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焉。簡子使斷之。

### 世叔

立大叔。左襄二十三。鄭游販奪逆妻者。其夫殺之。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

四書古今通串 卷十一 大夫 下 裨諶 世叔

也。不可以苟。戒宛射大。又襄二十四晉侯使張駘輔宛射大吉子犬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犬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喻小國異於大國。問政于產。又襄二十五子犬叔問晨功。日夜思。爲令正。又襄二十六楚子產曰。政如之。詳子產。爲令正。人四即堇父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犬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詳子產。令正。主作辭。令之正。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也。故賦蔓草。又襄二十七鄭伯享趙犬叔。辭不得堇父。賦蔓草。孟子垂韋子犬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對楚人辭。又襄二十八鄭也。賦詩取其相遇適願。對楚人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犬叔曰。

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奔。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如晉。又鄭游吉如晉。告將論城杞。又襄二十九知悼子合朝于楚。以從宋之盟。論城杞。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犬叔與伯石往。子犬叔見犬叔。文子與之語。女子曰。基乎。其城杞也。子犬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親。是謂離德。詩曰。協

此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夏肄杞肄餘屏城也云猶旋旋歸之  
 美秀而文又  
 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犬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  
 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  
 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犬叔美秀而文鄭國將  
 有諸侯之事子產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犬  
 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詳子  
 產不私子南又昭元鄭放游楚子吳將行子南子產  
 允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  
 又何疑焉吉若獲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料楚  
 靈王又楚靈王即位游吉如楚歸謂子產曰具行器  
 矣子產曰不送少姜葬又昭三游吉如晉送少姜之  
 數年未能也送少姜葬又昭三游吉如晉送少姜之  
 葬梁丙曰甚哉子之為此來

也子犬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  
 侯命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君薨大夫弔卿其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  
 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  
 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  
 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自今  
 子其無事矣吾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子犬叔告  
 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  
 對張趯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犬叔曰自  
 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犬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  
 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其庶幾焉孟張趯  
 也庶幾賀虎祁又昭八晉築虎祁之宮游吉相鄭伯  
 如趯言賀虎祁如晉賀虎祁安趙見子犬叔曰甚哉  
 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犬叔曰賦褰裳又昭  
 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賦褰裳又昭  
 十六

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大叔賦。襄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  
襄裳，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為政。又昭二十。子產有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子產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子產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蒲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言王室。又昭二十四。鄭伯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螽斯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蠹蠹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緝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時有子朝之亂。

論禮

又昭二十五。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問諸先大夫，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

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

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乎

**送頃公葬**  
 又昭三十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蟠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文字小之謂事大在其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閒其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其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

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九言又定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夫敏九言四反自召陵鄭子犬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行人子羽

不能對程鄭問

左襄二十四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

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問

自降下知子產將知政又襄二十六鄭伯賞入陳之

其將知政矣知令尹圍必代昌又襄二十九楚郝敖讓不失禮

世叔行人子羽

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知伯有不能

拍之下其草不殖昭元年圍弒邾敖知伯有不能

久又襄三十鄭人殺良霄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

日其莠猶在乎子蟜卒在十九知四國之為又襄

年以莠喻伯有知其不能久存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

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

位貴賤能而善為辭令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

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謹乘

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焉簡子使斷之乃授子犬叔

使之為以應對賓客四國辭楚以眾逆女又昭元

之為諸侯所欲為也詳子產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

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

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眾逆

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

請墀聽命命尹使犬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

園謂園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園布几筵告於莊其之

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

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園蒙其先君將不得

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

四書古義卷十一

大夫部下

行人子羽



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  
 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  
 害宋合左師曰大國合小國共吾知其而已晉樂王  
 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  
 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  
 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  
 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離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  
 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三大  
 夫此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設君  
 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楚公子弃疾有當璧之  
 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  
 之類八年陳招殺犬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 百里奚

**事虞**史記秦本紀百里奚事虞為虞大夫晉獻公伐  
 虢道出虞境遂以璧馬賂虞公假道意在僻虞

宮之奇語奚曰是不可以不諫奚曰貪賂玩寇蓋不  
 可與言者也奇曰然則將遂已乎奚曰子盡子心吾  
 行吾相秦又晉伐虢歸遂滅虞虜虞君及奚以歸晉  
 志耳相秦穆姬適秦穆公將以奚為媵奚恥之亡秦  
 走宛按此與孟子知虞公將亡而先去之不同左  
 傳媵秦穆姬者虞大夫井伯亦非百里奚又楚鄙人  
 執之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  
 曰百里奚吾媵臣也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  
 與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  
 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  
 之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  
 大夫又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  
 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  
 羊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  
 秦國莫敢望焉按此說即萬章所聞者也與秦本  
 紀說異孟子雖辯之而當時號五羖大夫意其有所

由來或如本紀之說乎。又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  
 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  
 施德諸侯。而入戎來服。由余聞之。歎關請見。五殺大  
 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  
 乘。不操于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  
 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  
 殺大夫之德也。薦蹇叔。又秦本紀。繆公授奚國政。奚讓焉。曰。  
 之德也。薦蹇叔。臣不及臣之友蹇叔。賢而世莫  
 知。臣嘗遊因於齊。而食蹇叔收。臣因而欲事齊君。  
 無知蹇叔止。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  
 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去。得不誅  
 事虞君。蹇叔止。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利祿爵。且  
 問。再用其言得脫。是以知其賢。於是對與晉景。左傳  
 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對與晉景。十三  
 晉昔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  
 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百里即

百里

屢屢歌

風俗通。奚為秦相。妻在秦知之。而未敢

因援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芡  
 婦。今曰富貴。忘我為奚。問之。乃其故妻也。遂還為夫  
 婦。芡。芡。門。枋也。音掩移。

宮之奇

諫假道

左傳。三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

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  
 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  
 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  
 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公羊獻公曰。宮之奇存焉。如之  
 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  
 寶必不從其言。於是終以往。宮之奇果諫曰。唇亡則

四書章句

卷十一 九卦

百里奚

宮之奇

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  
 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  
 以取郭穀梁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苟息  
 曰宮之奇之為人達心而儒又少長於君君達心則  
 其言略儒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公遂借  
 道而伐號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舉而幣重  
 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  
 又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擊其妻子以  
 奔復諫假道左僖五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  
 曹復諫假道奇諫曰號虞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晉  
 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  
 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號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  
 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  
 不嗣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動在王室  
 藏於盟府將號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  
 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

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  
 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故周書曰  
 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唯馨又曰  
 民不易物唯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  
 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  
 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輔頰輔也車牙車也大伯  
 虞仲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以族  
 虞公其後也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盡殺之  
 行又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  
 更舉矣臘歲終祭名晉語伐號之役師出于虞  
 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  
 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  
 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  
 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已自拔其本矣何  
 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令尹子文

毀家紓難

左莊三十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

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毀滅紓緩也又宣四初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

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奔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

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若敖楚君夢澤名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

滅弦又信五楚鬬穀於菟代隨又信二十隨以漢東諸侯叛楚鬬穀於菟帥師

伐隨取使子玉為令尹又信二十三楚成得臣帥師成而還使子玉為令尹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

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

靖者與有幾

成得臣

為賈不賀

又信二十七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

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

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敷諸外所獲幾

何子玉之賤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

而賈何後之有時子文不為令逃富楚語鬬子文尹故云使其後子玉敗于城濮逃富三舍令尹無

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成王每出

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

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

令尹子文

處鄖為憂勤社稷戰國策子文因鬪般之殺子元也  
 楚良臣曰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自毀其家  
 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自毀其家  
 以紓國難舉將以靖國量力以制敵溥惠以撫下三  
 仕不喜三已不愠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勤於社  
 稷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為政度人以用  
 人溥惠以撫下凡以**若敖鬼餒**良生子越椒子文曰  
 自究厥心不遑他悔**若敖鬼餒**良生子越椒子文曰  
 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  
 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  
 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  
 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  
 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鬪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為賈  
 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子越為司馬為賈  
 殺之將攻王楚子與若敖氏戰遂滅若敖氏其孫箴  
 尹克黃使於齊歸復命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

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  
 其所改命曰生子文子良之兄

孫叔敖

虞邱薦說苑孫叔敖隱於民間令尹虞邱子見於王  
 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  
 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  
 使為令尹按孟子言孫叔敖舉於海註謂隱處父  
 海濱諸書未見所出海去楚甚遠疑非其隱處父  
 老引又孫叔敖為令尹吏民皆賀有父老後來弔曰  
 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  
 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  
 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  
 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施政教**史記循吏傳孫叔敖  
 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復市業。又莊王以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生。復市業去其業，市言之相曰：吾今令之復矣。言之

王曰：前日更幣，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臣請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民從化。又楚俗好車，王欲下令使高之，相曰：臣請教

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城沂宣

十一，令尹為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版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擇令典又宣十二為教

不愆于素。艾獵，孫叔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尊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勅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為敖，孫叔敖也。

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軍行前。南轅反旆又

以備慮有無，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南轅反旆又

師救鄭，楚子北，師次于鄆。沈尹將中軍，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存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此行也，晉師必敗，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旆大旗也，請寢邱呂氏春秋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利地者眾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邱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按寢邱今光州固始縣，蓋吳楚之閉是時越境不能至此。

子西

怒令尹左昭二十六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離，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路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子西平王之長，諫封吳公子又昭三十吳子使徐人執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疆，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播揚猶勞動也。

脾洩之事

又定五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以藍尹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出于城麋，復命于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大小何知？對曰：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吳入郢，昭王奔隨，脾洩楚邑失王，恐國人潰散，改紀政。又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改紀政，定之。吳敗楚舟師，楚國大傷懼亡，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言無患矣

又哀元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唯言無患矣。能用其民，以敗我於相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

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

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苗厲  
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  
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恆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  
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  
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  
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  
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按楚語  
謂子西歎於朝而藍尹豐以此對子西與此不同今  
從左沮封孔子史記楚昭王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  
傳也昭王乃止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非楚之福  
也昭王乃止詳孔子白公作亂左哀十六楚大子建與晉人  
謀襲鄭鄭人殺子木其子曰  
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  
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  
使衛藩焉葉公曰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  
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

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  
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  
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  
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知明余翼而長之楚國第  
死命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  
乃非我子西不悛白公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  
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袂掩  
面慙於葉公按此事在孔子卒後

葉公

不義后臧左定五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

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襲梁霍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

而歸葉公不義之襲梁霍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

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緡關  
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



三子楚大夫。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邑。致之者會其衆也。偽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使襲梁。霍皆蠻子邑。按是時蔡已遷州來。其故地近。攻白公勝。哀。樂方城山亦在。疑皆樂公所治之地。也。詐而亂。無乃害乎。于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樂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微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葉公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肖。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肖乃肖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肖。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

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二事令尹司馬。寧子西子寬。子期子楚。詔子西子期死。蔡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大子也。以小怨。真大德。吾言伐陳。帥賤。父哀十八。白不義之。帥方城之外。以入。言伐陳。帥賤。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樂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王卜之。武城尹吉。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樂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樂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

為合尹。按記緇衣篇引葉公之顧命。此周大夫祭公謀父之言。見汲冢周書。祭誤作葉。非此葉公也。故錄不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一 終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二

新安江 永慎修編

雜人部

離婁

察秋毫 備者離朱明察秋毫 毫 莊子黃帝遊乎赤

邱遺其元珠 使離朱索之 索珠 水之北登崑崙之

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督繩 督繩 漢書使離婁督繩公

延袤百丈而不混 微睇 微睇 楚辭離婁微睇 膠目 莊子駢

亂五色淫文章丹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共工 驩兜

衆恭堯典帝曰疇咨若子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

共工官名驩兜與共工明黨比周言其方且鳩聚而

見其功僇見也靜則能言用則違背象共貌恭而心

不然滔天何憂驩兜舉陶謨禹曰能哲渾敦窮奇渾

本反敦徒本反左文十八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

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

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

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

奇帝鴻黃帝醜亦惡也渾敦不開通之貌謂驩兜

窮奇謂共工按史記正義引神異經以渾敦窮奇皆

獸名謂其流放舜典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

性似之流遺之遠去如水之流放置之於

此不得他適幽洲北投裔左文十八舜流四凶族渾

裔地崇山南裔山裔以禦螭魅

螭魅山鬼

顯頊孫漢書律歷志顯頊五代而生鯀按史記謂顯

其崇伯見方命圮族堯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

知語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巽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

下之民謂之禱杙禱杙頑凶無儔匹之貌謂鯀

史記正義引神異經禱杙獸名謂性似之汨陳五行昔鯀墜洪水汨陳其

五行帝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墜塞汨亂陳列也帝天也洪範九疇治

天下大法障洪水祭法鯀障洪水而殛死稱遂其工

其類有九障洪水禹能脩鯀之功障塞稱遂其工

之過周語昔其工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

有宓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其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

山共工高辛時諸侯與堯時共工異宓鯀國伯爵

也舉遂其工之過謂殛鯀舜典殛鯀于羽山殛者

障洪水舜承堯殛之殛鯀拘囚困苦之羽山東裔之

山化黃熊左昭七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

入于羽淵實為夏郊熊獸名國語作能

一音奴來反三足鼈也羽淵婞直亡身婞同悻楚辭

山之淵禹有天下郊祀之婞直亡身婞同悻楚辭

身兮終焉歿乎羽水遏又不任汨鴻師何以尙之僉

之野鯀古鯀字水遏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鳴龜

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水遏在羽山夫

何三年不施汨治鴻洪水也鯀不任治水衆何以

舉之既不以方命圮族為憂何不先試而後用鯀築

隄縣互若鳴龜曳尾相銜此同事者之謀鯀謨聽之

亦求成功堯何以獨加罪既修太原禹貢冀州既修

拘囚之何以三年不加刑修太原禹貢冀州既修

而修郊鯀祭法夏后氏郊以鯀配天

之

瞽瞍象

頑傲堯典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

乂不格姦瞽無目言舜瞽者之子舜父號瞽

四書章句 卷之三 新入音 二

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傲驕慢也舜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不至大允若大禹謨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雖頑愚亦信而順之無

### 冊朱

**違命** 左昭八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天命廢絕者 幕舜之先從幕至瞽瞍無違天命廢絕者  
**器訟**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亂子朱啓明帝曰吁器訟可乎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放齊言嗣子冊朱開明可用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器訟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以開明之才用之於不慢遊傲虐益搜禹曰無若冊善禹所謂傲虐是也慢遊傲虐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漢志堯處子朱于丹淵為諸侯丹朱之國也額

額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暴盪舟又夔之類堯不以天下與朱故曰殄世虞賓德護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虞賓丹朱也為賓於虞言韶樂作於堂上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不肖帝王世紀堯娶散宜氏相讓樂之感人如此不肖帝王世紀堯娶散宜氏庶子九人皆不肖路史堯之子監明早死不得立朱又不肖而弗獲嗣史記堯知子冊朱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放丹水竹書紀年五十八年帝使天下後稷放帝子朱于丹水

### 舜之子

**封商** 竹書紀年二十九年帝命喜歌舞娥育無子女子義鈞封于商是為商鈞喜歌舞路史舜二妃娥育無子女

竹書紀年... 卷二十一... 三

營生義鈞封民不附又禹服舜三年喪讓位商鈞退于商喜歌舞附商鈞追為賓又啓以商就禹之所鈞為賓

羿逢蒙附

學射弧父

吳越春秋楚有弧父者為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傳其道又有吉甫

者亦以善射著羿又學射於吉甫初堯時有名羿者善射夷羿慕其為人因名曰羿距太康之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窮國君名羿按夏都安邑在河之北太康立十九年為羿所距遂居河南之陽夏今開封府太康縣是也二十九年崩弟仲康立書註羿廢太康立仲康非也羿但據河北不臣於夏而太康與仲康立于

河義和黨羿

亂征集傳蔡氏曰義和助羿為惡亂后

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未足以制后羿恃射好故止責其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

田

左襄四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

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

獸弃武羅伯因能髡龍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

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

相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娛羿于

自樹之詐愚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

窮門餘詳堯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

其國恤而思其鹿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貪也。羿雖有夏家，不能恢大之。楚辭：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大也。封逢蒙殺。備考：羿將歸自田，逢蒙取桃木為大杖。

鼻 左傳楚辭皆作澆

少康滅澆。左襄四：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外，思弄其民而娛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寒國名，浞因羿室，就其妃妾也。靡，夏之遺臣，斟灌斟尋二國后相所依，過戈皆國名，燼遺民也。少康夏后

相之子，后杼，少康之子。又哀元：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葦澆能戒之，澆使傲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葦，毒也。女艾，少康臣，謀候也。強圍，縱欲而自忘，令厥首用夫顛隕，強圍多力也。

飛廉

有力善走。史記秦本紀：中衍元孫曰中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有力。蜚廉善走。

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趙世家：蜚廉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按孟子言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而史記但言武王殺惡來，至蜚廉則有天賜石棺以葬其氏之說。蓋秦史誕妄之詞。

史遷誤信之耳

### 管叔

註武庚蔡叔霍叔附

文昭

左僖二十四管蔡邲霍文之昭也。文王為穆子為昭。

封管蔡

史記周本紀武王封

弟叔鮮于管弟叔度

流言

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

不利於孺子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鳴鴉

又于後公乃為詩以貶王名之曰鳴鴉王亦未敢謂公幽風鳴鴉鳴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詳

周公

鳴鴉惡鳥比武庚既

作亂

史記衛世家武王

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以和

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

叔疑周公乃與武庚作亂欲攻成周周公以成王命

與師伐殷殺武庚管叔放蔡叔大艱西土天誥寧王

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大艱西土人亦不靜越

邇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

茲蠢周公以王命討武庚大誥天下寧王武王也

武庚未叛時龜兆謂將有大艱小腆紀敘又殷小腆

難之事于西土今果蠢然而動小腆紀敘又殷小腆

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天降

威于殷有疵謂三通播臣又予惟以爾庶邦于我殷

叔疵隙鄙鄙邑也通播臣又予惟以爾庶邦于我殷

致辟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

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

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致辟誅戮之左定四管蔡啓

商甚聞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甚毒也

四書古今典故 卷三十一 管叔



蔡放作常棣小雅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也  
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  
兄弟鬪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  
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  
生此詩周公既誅管蔡而作

師尹

節南山小雅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  
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尹氏蓋吉甫  
之後惓燔監視也又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  
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慴莫懲嗟  
薦重瘥病慴會也又尹氏犬師維周之氏秉國之  
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宥空  
我師氏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又弗

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膺仕言王委政尹氏尹氏  
又委政於姻亞之小人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  
君也夷平已止膺厚也又昊天不備降此鞠誥吳天  
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  
是違備均鞠窮誥亂戾乖屈至闕息違遠也又不  
弔吳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  
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成平也又駕彼四牡  
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感蹙靡所騁項太也言無可  
往之地又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疇矣  
言小人之性無常又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  
心覆怨其正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又家父作誦  
以究王誦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說化也  
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王心之蔽

子都

不見于都 鄭風山有扶蘇隰有荷 爭車 左隱十一鄭

莊公將伐許 長兵于大宮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

走于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達弗及于都怒傅于許穎

考叔取鄭伯之旗蜚以先登于都自下射之顛鄭

伯使卒出殺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 公孫閱

子都也棘戰也 考叔頭墜而死

### 易牙

薦羞有寵 左僖十七齊桓公多內寵長衛姬生武孟

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

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

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

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

求立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

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雍同饗進味 戰國策齊桓

調和熟食曰饗雍人名巫即易牙 公夜半不噉

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 辨淄

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 辨淄

澠 呂氏春秋澠澠之合易非人情 又管仲有疾對桓

牙嘗而知之 二水名 公曰願君之遠易

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賺寡人尚何疑邪管仲曰人

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諾

### 盜跖

肝人肉史記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跖柳下惠之弟，東陵莊子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上，盜亦有道。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道耶？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未之有也。

### 庾公之斯 尹公之他

射兩鞬左襄十四衛獻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初，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他曰：子為

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他與差為孫氏逐，公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鞬車輒卷者，他不從。丁學故言遠，反之，還射丁，丁射貫他臂。按此事與孟子不同，此紀實，孟子傳聞，恐有誤也。庾公之斯，當即庾公差，公孫丁似子濯孺子，庾公差射兩鞬與去金發乘矢相近，而二子之學射相反，尹公他還射丁而丁射他則大異矣。

### 華周 杞梁

死戰左襄二十三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日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且于莒邑，杞殖即

杞梁華還即華周皆齊大夫莒子欲以盟要二子無  
致死戰說苑齊莊公將伐衛及晉為車五乘之賓杞  
梁華周皆不與梁恥之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  
而無名雖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  
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周同車伐  
晉還襲莒梁周下戰獲甲首三百公止之曰子止與  
子同齊國梁周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臣不與焉是少  
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  
者臣之事也遂進圍杞  
梁殺二十七人而死

### 亥唐

平公與坐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  
伸一足曰吾向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  
悅公曰子欲富乎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子乃無

欲也吾非正坐無以  
養之子何下悅乎

### 師曠

論衛人出君左襄十四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  
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

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  
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  
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  
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  
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  
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  
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  
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  
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

四書卷之八  
華周梁杞  
亥唐  
師曠

庶人誘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  
 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  
 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  
 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告齊**  
**師遁**又襄十八同伐齊齊師其遁 身鳥得空營故樂歌  
**南風**又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此風又  
 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 **知公室卑**又襄二十六  
 不競律氣不至故聲多死 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  
 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  
 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茲以事君者吾能  
 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  
 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

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晉語平公說新聲師曠  
 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問此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  
 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  
 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  
 有時節是以遠 **論石言**左昭八石言于晉魏榆晉侯  
 服而邇不遷 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  
 事不時怨謫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  
 侈民力彫盡怨謫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  
 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  
 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  
 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  
 知之矣 **司聰不聰**又昭九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  
 子野曠字 **司聰不聰**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  
 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  
 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

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弗聰也。工師曠也。檀弓曰：曠飲斯，平公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室，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濮水新聲，韓非子：師涓從衛靈公，聞鼓琴聲於濮水之上。公曰：今日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亾國之音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之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今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援琴而鼓。又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君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元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曰：音無此，最

悲乎？師曠曰：有昔黃帝以大台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平公曰：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平公恐懼，晉國大旱，鐘不問。春秋：平公鑄為大鐘，使二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之。師涓至，果多於聰。莊子：多於聰者，亂五聲，淫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又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

擊磬襄

孔子學琴。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

益矣。孔子曰：邛未得其數也。詳孔子。

### 原壤

**孔子故人**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母失其為親也故者母失其為故也此狸首逸詩女當音汝

### 子桑伯子

**不衣冠**說苑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交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楚辭桑扈

**琴張友**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三人相

**歌哭鼓琴**又子與與子桑友霖雨十日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

母邪天乎人乎子與入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 孺悲

**學士喪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 陽貨

**伐鄆**左昭二十七孟懿子陽虎伐鄆  
**四季桓子**又定

原壤子桑伯子孺悲陽貨

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欽仲梁  
 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  
 曰彼為君也子何愛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  
 為費宰迺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  
 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  
 伯而逐仲良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穆門之內大誚  
 逐公父歎及秦邁皆奔齊東野季氏邑璵璠美玉  
 君所佩懷亦季氏家臣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  
 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  
 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桓子意如子季孫斯文伯  
 季桓子從父昆弟藐怒衛侯又定六公侵鄭往不假  
 季氏族歌即文伯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  
 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  
 追之公叔文子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天將多陽虎  
 之罪以斃之君姑道之若之何乃止魯患陽虎桓子  
 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

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  
 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  
 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執何知焉獻子謂簡子  
 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  
 之請以取入焉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婚於晉故強  
 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魯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  
 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盟  
 誚又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居鄆陽關又定七  
 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皆  
 魯邑中貳於齊齊今歸之不書虎專之欲陷季孟齊  
 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賓  
 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  
 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  
 愬乃還不敗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苦夷季  
 陽貨

四書卷十一 陽貨



氏家臣二子季孟傳客氣又定八公侵齊攻廩丘之  
 言陪臣強能自相制郭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  
 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  
 曰盡客氣也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  
 客氣言盜竊玉弓春秋定八盜竊寶玉大弓盜謂  
 非勇盜竊玉弓陽虎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  
 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至季寤公鉏極公  
 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  
 仲帶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  
 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  
 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  
 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  
 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  
 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  
 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  
 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微死死無  
 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  
 不敢喪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  
 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  
 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  
 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  
 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  
 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  
 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  
 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  
 陽欲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  
 言辯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先公閔公僖公也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都車  
 都邑之兵車陽越虎從弟咋暫也徵召也虎召季氏  
 將殺之今得脫必得玉弓春秋定九得寶玉大弓至  
 喜故言喜於召死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

器用也。無益近用。奔齊奔晉。左定九伐陽關陽虎而祇為名故歸之。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滋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鏃其軸摩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 公山弗擾

左傳作公山不狃

### 謂陽虎逐仲梁懷

左定五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瑱璠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

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陽虎囚季桓子而逐仲梁懷懷季氏家臣子洩不狃字我論語公山弗擾以費叛即此事也囚桓子者陽虎耳弗擾未嘗與集註與陽虎共執桓子蓋考之未詳然行仲梁懷之言出於弗擾蓋與虎素相比當虎囚桓子時亦據費遙為聳援故論語書叛也是時孔子囚陽虎又定八陽虎欲去三桓公山襲魯奔齊未仕囚陽虎不狃不得志於季氏因陽虎襲魯奔齊又定十二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邠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

追之敗諸姑蔑二  
子奔齊遂墮費  
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  
非禮也君子違不道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  
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  
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  
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  
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昏昏亡齒寒君所知也  
不救何為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 輒與不  
狃奔齊後適吳有名無情有六國名無情實不以其  
惡廢鄉不以其私怨廢其鄉黨之好率引導也以其  
知魯道故子張輒也故  
由險道欲使魯成備

佛肸

中牟宰 史記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  
就烹逃賞事列女傳有  
佛肸母免死事今不錄

彌子 癡疽

湯竈 戰國策靈公幸癡疽彌子瑕二人專君之勢以  
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  
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  
前之人湯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湯於  
君者乎是以夢見竈君君  
曰善於是廢癡疽彌子瑕  
孔子 卽癡疽  
說苑作雍睢  
色衰愛弛 韓非子彌子瑕見愛於衛  
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

四書... 卷二... 公山弗擾佛肸 彌子癡疽

罪至別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  
 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別  
 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  
 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  
 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  
 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  
 史  
 魚尸諫以不能進伯玉  
 退彌子詳史魚

宋朝

婁豬左定十四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  
 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粲  
 者別是一人衛之公子舊引入宋朝合為一人誤  
 夫人之黨文定十三公叔戌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慙  
 之曰戌將為亂十四年衛侯逐公叔戌

夫人黨宋朝之徒

公輸子

以機封音寔種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  
 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  
 從公輸若為匠師年方幼斂下棺於椁也般若之  
 族欲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假言爾以人母試巧而  
 不用禮則亦豈不得以已母試巧乎於爾心亦有所  
 病為木鳶文選註公輸般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關一  
 乎發其車遂行又為木鳶令之自飛靈子公  
 輸子削木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自謂至巧墨子  
 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斷  
 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  
 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為雲梯戰國策  
 楚攻宋

四書章句 卷之十一 公輸子

公輸般為設機械以攻之墨翟聞之往見般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般不答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般請墨子見之楚王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楚王曰善吾請無攻城矣

王良

御之上左哀二郵無恤御趙簡子衛犬子蒯賁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象犬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犬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既戰簡子曰吾伏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犬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朝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朝皆絕郵無恤王良也

諫殺尹鐸

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增壘培簡子怒曰必殺之郵無正曰委土可以為師係何為不增若罰之是罰善也詳趙簡子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又簡子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伯樂無正字若如也怨自如故

接輿

歌鳳

莊子孔子將適楚接輿與歌而過之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

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臨人以德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却曲無傷吾足迷陽草名○莊子又有

與肩吾語韓詩外傳有却楚王聘專今不錄

漆身 戰國策箕子接輿漆身為癩被髮為狂無益於

楊朱

不損一毫 列子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

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禽子

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

應 莊列多楊 朱語惟錄此

墨翟

兼愛 墨子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可不察亂之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

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皆起不相

愛為盜賊者亦然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道大殷 音確莊子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

術有在於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

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

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

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自苦 道曰禹湮矣 靡麗也暉光也殷無潤澤也

四書古入典木 卷上 接輿 楊朱 墨翟

洪水駢無駮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禹大聖也而形  
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日夜不休以自苦為  
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  
儉而難遵史記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若此則尊卑無別也故儉而難遵要其疆本節用則人給家足著書漢志墨子貴儉兼愛尚賢明墨離為之道也  
三韓非子自墨子之死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故墨之後離為三

孟賁

拔牛角帝王世紀秦武王好多力之士齊孟賁之徒往歸焉孟賁生拔牛角

烏獲

舉鼎帝王世紀秦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

張儀

學鬼谷史記張儀者魏人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秦自以不及儀儀已學而游說諸侯

穎川陽城有鬼谷隱居於此答辱儀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門

下意儀共執答掠數百不服醉之其妻曰嘻子母讀

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在不其妻

笑曰舌在也蘇秦激入秦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儀曰足矣蘇秦激入秦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

約後負忿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

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秦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不使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數讓之儀怒遂入秦蘇秦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能用秦柄者獨儀可耳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儀奉以金馬車錢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儀曰方且報德何故去舍人曰臣非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今君已用請歸報儀曰嗟乎此在其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為君謝蘇君蘇君之請爭論伐韓伐蜀又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儀何敢言爭論伐韓伐蜀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此在韓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雷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

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傲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其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王曰善說魏入地又儀說魏王曰秦之遇卒起兵伐蜀取之說魏入地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



魏因入上郡少梁秦取魏地又儀免相相魏以為秦惠王乃以儀為相秦取魏地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秦王怒伐取陰令秦伐魏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儀益甚又儀留魏襄王卒哀王立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儀陰四歲而令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按魏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新首八萬諸侯震恐無哀王哀王乃襄王之誤而史記言襄王事本魏惠王後元之事說魏事秦也說見孟子又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平諸侯四通輻秦無名山大川之限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

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復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故為大王計莫如專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說士莫不日說豈得無恥哉哀王於是乃肯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復相秦又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皆秦說楚絕齊又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說懷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說而許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張儀乃謂楚使者曰臣張儀

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命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地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攻秦秦齊其攻楚斬首八萬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兵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儀乃請行曰秦強楚弱臣善辭尚靳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楚王皆從遂使楚懷王將殺之鄭袖日夜言說楚與秦親又儀既出聞蘇王王悔厚禮之如故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與羊不格明矣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母危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以秦女為王箕帚妾

長為兄弟之國王說韓又儀說韓王曰韓地不過九卒許儀與秦親百里見卒不過二十萬秦帶甲百萬虎賁之士質願奮戰者不可勝計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東取成皋滎陽則王之國分矣秦之所欲莫如弱楚今王西面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轉禍而說秦計無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說齊又儀說齊湣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淄即墨非王說趙又儀說趙王曰大王收率之有也齊王乃許儀說趙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敝邑恐懼懼服守四封之內愁居懼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會邯鄲之下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

矣惑諸侯欲反齊國而自合車裂於市天下之不可  
 一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  
 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  
 人鬪欲毋危可得乎今秦約四國為一以攻趙必四  
 分其地為王計莫如與秦王遇說燕又儀說燕昭王  
 於澠池請案兵毋攻趙王許儀說燕曰大王之所親  
 莫如趙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閒以事秦今大王  
 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  
 非王之有也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  
 有疆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願王熟計之燕王聽  
 儀相魏又秦惠王卒武王立不說儀羣臣日夜惡儀  
 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  
 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  
 身之梁齊必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王以  
 其間伐韓臨周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入儀之梁

齊果興師伐之梁王恐儀曰王勿恐也請令罷齊兵  
 乃使其舍人謂齊王曰儀之出固與齊王約今儀入  
 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  
 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善乃解兵儀相魏一  
 歲傾危之士又太史公曰張儀之行專甚於蘇秦然  
 卒以扶其說成其術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公孫衍

相魏史記公孫衍又名犀首與張儀不善儀為秦之  
 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  
 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  
 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  
 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

以為功果相魏張儀謂義渠君又義渠君朝於魏犀  
去按犀首衍官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撥焚杆君  
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撥焚杆君  
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  
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  
之以撫其志秦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  
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  
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撥馬箠杆糞箕君之國有  
事謂山東諸國其伐秦衍相秦又張儀已卒之後犀  
意欲令義渠君弗援秦也相秦首入相秦嘗佩五國  
之相印為約長

### 淳于髡

滑稽更記滑稽傳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  
尺滑稽多辨數使諸侯未嘗屈辱滑稽猶俳

諧言諧語滑利說以隱又齊威王嘉隱好為淫樂長  
夜之飲髡說之以隱曰國中

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  
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乃朝諸縣合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大笑絕纓楚  
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隱謂隱語大笑絕纓楚

發兵加齊威王使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  
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

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  
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

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乃益齎黃  
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

之精兵十萬楚引兵去窶音樓音一斗一石威  
溝甌窶謂高地得滿篝籠汙邪下地田

王召髡賜之酒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  
斗亦醉一石亦醉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

淳于髡

後髮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  
髮希鞬鞠臚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飲不過  
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  
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  
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  
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髮竊樂此可飲八斗  
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易交錯  
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髮而送客羅襦襟解微  
聞薜澤當此之時髮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  
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哀以諷諫  
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髮為諸侯主客宗室  
置酒髮嘗在側希音卷收袖也鞬音溝臂捍也鞠  
曲也臚其紀反與炙鼗又孟子荀卿傳齊人頌曰談  
髡同謂小跪也天衍離龍夷炙鼗過髮髡  
衍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夷修衍之文飾若離鑊龍  
文故曰離龍過一作騶鞬者車之盛膏器炙之不盡

猶有餘流言髮開第尊寵又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  
智不盡如炙鞬開第尊寵又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  
予田駢騶夷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齊  
宣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  
衢高門大屋尊寵之稷齊城門又承意觀色又髮  
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  
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連語三日夜又客有見  
嬰之為人然承意觀色為務  
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惠王怪之以  
讓客客以謂髮曰固也吾前見之王志在驅逐後復  
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  
曰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  
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  
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  
之後髮見壹語連三日夜無倦見七士戰國策淳于  
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髮謝去

淳于髡

七人於宣王。王曰：寡人聞之，十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畢黍、梁父之陰，則却草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宋徑 莊子作宋鉞

華山冠 莊子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義，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禁攻寢兵 又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象之。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

教雖天下不取強，昭而不舍者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又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白圭

善治生 史記白圭周人，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

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與決斷，仁不足以取子，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行隄塞穴，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韓非子：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白圭無水難。

匡章

不欺死父

戰國策秦攻齊齊威王使匡章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合使者數相往來章為變其

微幟而使秦軍候者言章以齊入秦王不應頃間侯者復言王復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糞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命而死夫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將兵伐燕史記燕大亂將五都之兵以伐燕大勝燕

陳仲子

辭相灌園

高士傳陳仲子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有箕帚之妻請入計乃謂

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乃相與逃去為人灌園率民無用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問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列女部

二女

觀刑堯典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釐

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釐理降下也

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也媯汭媯水之內舜所居欽哉

戒二女有婦道史記堯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

之辭事舜親戚死湘間列女傳二女事舜不以天子之女

甚有婦道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

婦道舜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舜吹參差

陟方死蒼梧二妃死湘間俗謂之湘君君

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謂湘君參差簫也思謂思舜

謂湘君參差簫也思謂思舜君

姜女

周姜天雅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立配又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配賢妃謂太

邑姜

修教帝王世紀武王妃太公之女

華周杞梁妻

事詳前卷

弔杞梁妻左襄二十三莒子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

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

齊侯弔諸其室殖即杞梁檀弓哀公使人弔蕢尚

遇於道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

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

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

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

姜女 邑姜 華周杞梁妻



人之傲廬在城隅弛崩說苑二子妻哭其夫甚哀城君無所辱命傳與禮皆無華周妻哭之事

### 吳孟子

不命天子羅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孟

子卒春秋哀十一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昭夫人孟

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

纒放經而拜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以同姓故不成

其為夫人喪纒喪首服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

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

也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

子卒胡傳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

權忍娶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

### 孔子死之子

誨之髻側加反檀弓南宮縉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

弁長尺而總八寸南宮縉南容也髻婦人

### 南子

車聲知伯玉詳蘧見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

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

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

吳子學孔子死之子南子

門北面稽首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環佩玉  
聲璆然孔子曰吾向為弗見見之禮答焉  
靈公同車  
詳孔 歌婁豬 詳蒯 逐公叔戍 詳宋 立輒 詳出  
子 齊景公女吳

齊女

為質子 越絕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侯女為質子為  
造齊門齊女思其國死 所嫁乃闔廬長子

名終纍 俱早卒

西子

獻吳 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好色大夫種乃使相於  
國中得苧羅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  
縠教以容步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使范蠡進之吳為  
築姑蘇臺後吳亡復歸范蠡泛五湖而去 居苧羅

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美曠 莊子西施病心而曠其  
子鬻薪浣紗為世絕色 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  
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閉門不出  
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  
以美 曠促君憐 王維西子咏 賤日豈殊象貴來方  
倉也亦作輦 君憐 悟稀君寵益驕態君憐無是非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二 畢

<p>史記卷之八十三</p>	<p>史記卷之八十三</p>	<p>史記卷之八十三</p>	<p>史記卷之八十三</p>
----------------	----------------	----------------	----------------

